

杜月笙的趣事

萬墨林

開水泡飯津津有味

我從十九歲（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年）那一年和杜月笙先生在一起，直到民國四十年八月十六日下午五時四十分，杜月笙先生病逝香港，其間歷時達三十年之久，在這悠久漫長的三十年歲月中，除却自民國二十六年八月起，迄三十四年八月止，八年抗戰時間，因奉杜先生之命留守上海，從事抗日地下工作，其餘的二十二年間可以說是隨侍杜先生左右，晨昏共處，因此我受杜先生之薰陶特深，對於杜先生的為人處世，可謂知之較稔。所以中外雜誌讀者台北市南區扶輪社的諸位先生紛紛要我寫一點有關杜月笙的小故事，實在是義不容辭，祇好就我三十年相處期中印象較深的撫拾一二，向各位報導。

杜月笙先生的尊容屬於清貴一格，縱使他富名甲天下，花錢手筆之大，担任公司行號董事長董監事名義之多，可謂前無古人，但是他一生之中從來就沒有胖過，甚至於就今日之生活水準而言，若謂杜月笙先生自奉儉約，亦不為過。因為排日盛宴，經常山珍海味，瓊漿玉液羅列於前，以中國之大，中國之富，中國之美食，北起大漠

，南抵瓊崖，什麼樣的奇珍佳饈，都會請他品嚐。然而杜月笙先生居家用餐時，看見一碟醬油倒多了些，他一定會勻分兩碟，順便還要訓誡家人弟子，萬勿暴殄天物，自求折福。他往往在盛大宴會中吃不飽，回家再吃一頓開水泡飯，一盤黃豆芽，一盆雪裏紅，反倒吃得津津有味，面有得色。抗戰八年期內，杜月笙先生在民國二十七年後，曾經迭次奉召，由香港前往戰時陪都——重慶，當時他的隨身侍從是陳繼藩。這陳繼藩的皮包——百寶囊中經常要預備山東饅頭一二只，此無他，無非是供杜月笙先生餓得胃痛時拿出來當藥吃，把轉轉飢腸壓抑下去。請勿誤會，這是因為抗戰八年，大後方日子過得太苦，連杜月笙先生都會經常挨餓。實際情形是當時他的公私酬酢相當的多，而杜先生終日票六，忙過了頭，一天到晚交際應酬席不暇暖，簡直顧不到吃上頭。

吃西餐的精采鏡頭

由於杜月笙先生的腸胃並不太好，經常都有消化不良的現象，再加上他每次赴宴時，大都在目送手揮，接席商談，幾乎沒有時間使他安靜一下，大快朵頤，而且有許多名菜不是他那副腸胃

所能領教得了的。因此便產生了許多趣事。

民國二十七年冬天杜月笙先生偕錢永銘，王正廷等一行，由香港經河內，轉昆明，奉召前往重慶。時任雲南省主席的龍雲，爲了盛大招待這幾位從上海輾轉而來的貴賓，特在五華山上省府所在地，設下名符其實的山珍，鹿筋熊掌之外，連大象鼻子都割了下來做菜。主人龍雲一一鄭重介紹，杜月笙先生乍聽之下便暗呼不好，那些山珍名菜非他腸胃所可容納，主人殷殷勸食，他祇好勉強強強的勻幾調羹湯汁來喝下去。反觀王正廷、錢永銘二先生則大口吃菜、喝酒，興高采烈，頻呼風味絕佳，杜先生却只有奉陪到底，挨餓到底。那一天挨到夜間席終人散，杜月笙先生頭一件事便是叫陳繼藩悄悄的去弄一碗蛋炒飯。因爲如果讓主人龍雲曉得他居然還沒吃飽，那真有點不好意思。像這樣飢腸輾轉的陪席，偷偷摸摸的填飽肚皮，在杜月笙先生來講，可說是家常便飯呢。

長住十里洋場，富甲東南的黃浦灘，杜月笙先生居然吃不慣西餐，這在不明就裏、不悉底蘊的人聽來，也是不可思議之事，事實確是如此，

最有趣的一次事例，是他在太平洋戰事爆發以後，定居陪都重慶時期，當時國民政府每年有兩次盛議，一為雙十國慶，一為新年元旦，照例要舉辦大會餐。預備的多半是西餐，一道道的大菜送上來，杜月笙先生吃也不好不吃也不好，着實是為難尷尬之至。還有他的一位好朋友錢新之（永銘）也是見了西餐就頭疼的。有一次，湊巧杜月笙、錢新之兩先生座位安排在一起，祇不過中間夾了一位劉文島。杜、錢二先生望餐興嘆，正在不知如何是好，眼見劉文島把一盤子湯，喝了個精光，自己面前的湯猶然紋風不動，劉文島先生善解人意，偏過頭來低聲的問：

「是不是吃不下？」

杜先生一聲苦笑，點了點頭。劉文島便一言不發的把杜月笙先生的那一盤湯端過去吃了。兩盤子湯下肚，却又見錢新之先生的一盤子湯也端到了他的面前，照樣悄聲細語的說了句：

「老兄，幫幫忙。」

衆目睽睽，劉文島不便退回，只好鼓勇再把錢新之先生的那一盤子湯喝完。如此這般，依樣葫蘆，劉文島先生居然一口氣吃下了三份全餐，連他自己的那份，外帶杜、錢二先生的兩份。宴會告終，衆人紛紛辭出，杜月笙、錢新之兩先生直把劉文島先生送到車上，杜先生還對劉文島先生打趣的說：

「你老兄真是福大量大，我們兩份西餐塞過去，你果然照單全收，全部吃下！」

吃穿嫖賭四句真言

經常掛在杜月笙先生嘴上的有那麼四句話，

可以說得上是他的人生哲學之一，是即為：『吃是明功，着是威風，嫖是落空，賭是對冲。』

有好東西吃下肚去，那是明裏見功，決不落空。可是杜月笙先生從小到大，到老，到死，對於吃的興趣始終不高。

上海人所謂

「着」，是即為國語之謂「穿」。所謂着是威風，也就是說一個人衣着華麗講究，自然而然會增添他的氣派，而在「人要衣裝，馬要鞍裝。」的現實社會中發生威風作用。民元前後，杜月笙先生的衣着是一頂鴨舌帽，一套短褂褲。不久以後便換上了一襲長衫，一襲長衫自此成為杜先生的制服，充其量亦不過在遇有典禮大場面時，加上一件馬褂。據筆

者所知，他在若干有中國官員在場的外交場合，偶或也穿一二次西裝。比如說抗戰以前蔣廷黻在上海招待蘇聯大使，杜月笙先生便愁眉苦臉的穿上西服去躬與盛會，祇不過一回到家裏馬上就一件件的脫去，口中更是怨聲不絕的說「格（這）真是活受罪，格真是活受罪。」



杜月笙（中）和他的兩位夫人姚玉蘭（右）孟小冬（左）及子女民國三十九年在香港寓所合影。

穿軍裝和舊軟布鞋

一輩子裏祇有一次戎裝輝煌，穿了軍服。那是在民國十六年北伐時期，杜月笙先生因發動民衆協助北伐軍有功，被委爲少將參議，照說那只是個無給制的榮譽職，但是杜月笙先生很想過一過當軍官的癮，他叫人去做了全套軍服外加武裝帶，還命筆者召來一位照像館裏的攝影師，杜先生穿上了軍裝再把武裝帶掛好，擺個姿勢照了張相，留作永久的紀念。不過相片照好，馬上就把那一百零一套軍裝脫了，而且從此沒再穿上。

北伐成功全國統一後，流行廣遠的中山服，杜月笙先生也祇穿過了一回。他那一套中山服是戴笠將軍命人給他量身訂做的。抗戰末期，戴笠將軍力邀杜先生參與反攻工作，遠自重慶到浙江淳安，從重慶到貴陽坐汽車，自貴陽抵芷江則搭乘軍用飛機。在軍用飛機上出現一個衣袂飄飄的杜月笙先生總覺得有點不自然。至此，杜月笙先生方始深感戴笠將軍的設想週到，心細如髮，杜先生穿上了戴將軍替他訂做的那套中山裝，挺神氣的從貴陽起飛，到芷江降落。

至於鞋襪，杜先生穿的一向是中國貨，他不喜欢穿皮鞋。發跡以後他始終都穿民初最流行的緞面皮底，而且他還嚴格的要求連皮底也要其軟如綿。

時今回想，我這一輩子穿的新鞋容許要比任何人爲多。因爲除了穿自己的新鞋之外，還要兼充代杜先生把鞋穿軟，將硬底穿成軟綿底之責。原來，曾有一日杜月笙先生發現我的雙腳和他的尊足大小厚薄簡直一模一樣，由此他靈機一動，

有感而發了。他買了好些雙新鞋，把那些新鞋都交給我，簡單明瞭的說了一句：『墨林，你替我着着舊』。從此，把杜先生的新鞋子穿舊穿軟，也成了我的工作之一。

張學良撥借專用機

再談一個很有趣的故事：杜月笙先生算命和坐飛機；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閻中生變，國民政府明令撤革陳銘樞、李濟、蔡廷鍇等本兼各職，蔣委員長親赴建甌，指揮中央軍進剿叛軍。此時，江西則赤大戰爭在激烈進行，而華北方面，日偽軍又開始大舉侵犯冀東，內憂外患，接踵而來，國家局勢非常嚴重。因此，蔣委員長在十二月十八日，打電報給正在意大利旅行的張學良，召他立即回國，共赴國難。

張學良於民國二十三年元月匆匆返國，旋不久他便擔任了豫鄂皖三省剿匪副總司令。元月二十日左右，杜月笙先生因爲有事晉謁蔣委員長，特地從上海到了南京，跟杜先生同行的有王曉籟、胡筆江、錢新之、胡筠莊

等人，筆者本人亦隨行照料，這大隊人馬一道進進了中央飯店，張學良在南京雖然經常都在參加軍事會議，公務極爲繁忙，但他仍然撥冗跟杜月笙先生見過了面，他很希望能抽出時間，陪杜月笙先生好好的玩一天，然而兩位好友湊來湊去，湊不在一起，因此，當張學良聽說杜月笙先生二十四日便要回上海，他殊感惆悵，遂建議說：『我剛購置了一架波音式飛機，飛機師請的是德國人。二十四號杜先生回上海，就坐我這架飛機去，又快又穩當，你說好不好？』

盛情難却，杜月笙先生祇好點頭說：『也好，我這就先謝謝張先生了。』



民國十六年協助北伐有功，被委爲少將參議時的杜月笙。

江政卿與中央飯店

杜月笙先生每到南京，也像外國政要、國內達官權要一樣，必定是住在設備充稱第一的中央飯店，而他住中央飯店，又要比任何人更為方便；因為中央飯店的老闆，正是他的要好朋友江政卿。

江政卿曾經是黃浦灘上的風雲人物，清末民初，他便是上海民間自衛組織『商團』的主要份子，辛亥革命，他曾揮舞大刀，高聲喊殺，攻打過清軍堡壘江南製造局，民國十三年他當上海警察廳長，下車伊始，杜月笙先生為了替老朋友賀一賀，一口氣送他兩部在當時頗為少見的小包車。江政卿手下最重要的一位司法科長劉春圃，便由於江政卿的介紹，和杜月笙先生成了生死刎頸之交。在民國十三年以後，江政卿和劉春圃，還有緝私營統領何嘉祿，內河水上警察局長沈葆義



杜月笙的過房女兒名女伶章過雲。

，都是對杜月笙先生幫助最大，交情最深的的朋友。民國十六年北伐成功，江、劉等人下台一鞠躬，江政卿便別具慧眼，以拓廣交遊和爭取贏利為目的，到南京去開設了富麗堂皇的中央飯店，而劉春圃則出入杜門，成為杜月笙先生早期的智囊之一。

有這一層關係，杜月笙先生住中央飯店，就等於住在要好朋友家裏，江政卿不論怎樣忙法，但逢杜月笙先生一到，他總是成天到晚的奉陪。那一次杜月笙先生到南京，頭天晚上便問起江政卿：

南京朱瞎子算命

「聽說南京有個朱瞎子，算命靈得很，南京的大佬佬，爭先恐後的請他算哩，對不對？」

「不錯，這位朱瞎子現在紅得一場糊塗，」江政卿笑了笑說：「他架子大來，規定一天只看幾號，故所以請他算命要事先登記，排好隊挨下來。怎麼樣？杜先生阿有興趣，請他來推算流年。」

「算了，」杜月笙先生搖搖頭說：「我這次到南京，住三天就走，我才沒功夫去掛號排隊挨次序。」

「笑話！」江政卿大聲喊了起來：「杜先生要照顧朱瞎子，還要

掛什麼號，排什麼隊？我去通知一聲，叫他自己來。」

話說過了，杜月笙先生也就沒有再擺在心上，可是當天晚上他拜過了客，赴過了宴同中央飯店，江政卿果然已經把朱瞎子喊了來，坐在起居室裏，恭候大駕。

排好八字屈指一算，朱瞎子把手放下，臉泛苦笑，輕緩的搖頭。

「怎麼樣？」江政卿很緊張的問。

「這個命便不必算了。」

「為什麼呢？」連杜月笙先生都給他嚇了一跳。

「無非是好，好，一路好到底而已，」朱瞎子搖頭播腦的說：「這位先生名氣頂大，飛黃騰達，而且妻財子祿，無一不旺，現在是登案造極，將來必定一帆風順。」

曉得瞎子看不見，杜月笙先生向江政卿搖頭冷笑，江政卿懂他的意思：江湖術士，胡吹瞎捧而已，他不相信。

於是江政卿順便把自己的八字開出來，也請教朱瞎子。

推算已畢，朱瞎子要言不煩的說：

「閣下一生財星都旺，却是，不會積財，永遠在當過路財神。」

杜月笙先生自嘲的一笑，輕輕的說：

「這個言語，說我倒還差不多。」

「杜先生，信不信由你。」朱瞎子突來驚人之筆：「眼面前，你有一次意外，不過福人天相，逢凶化吉；非但平安渡過，而且還可以造福社

會，便利大眾。」

送走了朱瞎子，杜月笙先生一籌肩勝，嗤之以鼻：「瞎三話四，天底下會有這種事體？」

章遏雲登台的插曲

元月二十三日杜月笙先生打電話告訴張學良，他在當日下午晉謁蔣委員長以後，便決定直接到明故宮飛機場，借張學良的波音專機，飛返上海。張學良在電話中問他：

「叫他們準備四點鐘起飛，好嗎？」

想了想，杜月笙先生答道：

「還是訂在五點鐘吧，訂早了恐怕來不及，耽擱了他們各位的時間。」

午飯後，關照好同行的各位朋友，專機下午五時起飛，五點鐘以前，在明故宮機場集合。杜月笙先生驅車黃埔路委員長官邸，很不湊巧，委員長正召見一位德國顧問，商討很重要的問題，談話的時間一延再延，杜月笙先生祇好坐在外客廳裏等候。

四點半鐘，同行朋友紛紛回到中央飯店，準備動身，王曉籟一眼看見了江政卿，高聲大叫：「政卿兄，一道回上海去白相。」

「不，」江政卿搖搖頭說：「我打算過兩天再回去的。」

「一道走嘛。」王曉籟素來愛熱鬧，他勸促江政卿說：「坐飛機，不要你買票，又快又方便，再說，一路上大家還可以談談笑笑。」

推不脫，江政卿只好答應了，他說：

「好吧好吧，我就聽王二哥的話，跟你們各位回上海。」

突然之間想起來，提前回家，唯恐上海家中不曉得，江政卿順便撥了個長途電話，通知上海家裏說，當天下午五點鐘，他要跟杜月笙，王曉籟等等，各位老朋友一道坐飛機到上海，五點鐘起飛，充其量一個鐘頭，便可以在龍華機場降落。

通過電話再回杜月笙先生的房間，看見名坤伶，杜月笙先生的過房女兒章遏雲，打扮得雍容華貴，帶了些南京土產，來給過房爺和衆家爺叔送行，除了章遏雲以外，還有送行的朋友繼續在來，大家都坐在杜月笙先生套房的起居室裏，談笑風生，興高采烈。

章遏雲鐵定那年的元月二十七日起，在南京大戲院登台演唱，她到南京之前，就由杜月笙先生跟江政卿打了個招呼：章遏雲來，務必照拂捧場。江政卿一拍胸脯，說是杜先生你言語一句，統統包在兄弟我身上。但是章遏雲一到南京，消息才發出去，就有一張「中國日報」跟她「弗寫意」；無緣無故編排些事來罵她，江政卿見報覺得這不太好，使他在杜月笙面前場台，於是他託人遞話給中國日報，務請賣個面子，不許再罵。這場交涉還在進行之中，所以章遏雲一看到江政卿，便忙不迭的問他交涉結果如何。

又有王曉籟在打趣的說：「江家爺叔不管你的事體了，他今天跟我們一道回上海。」

章遏雲一聽便急了，她說江家爺叔你幫忙要幫到底，這個時候你不能走。

專機夜航不能降落

一房間人正在鬧哄哄的，夕陽西下，暮靄四

合，不知不覺都快六點鐘了。杜月笙先生匆匆忙忙的趕回來，他一進門便着急的說：「糟糕，糟糕，多耽擱時間了，我們趕快動身。」

但是章遏雲的問題還沒有解決，她拉住過房爺便「告狀」，杜月笙先生一心急着早早趕到飛機場，無可奈何的對江政卿說：「政卿哥，那麼你還是照你的原定計劃，遲兩天再回上海去！」

「好的。」江政卿爽快的一攤手說：「杜先生都關照過了，還有啥閒話好講！」

一大羣人分乘幾部汽車，風馳電掣的到了明故宮機場，財政部長宋子文等達官顯要都在機場相送，杜月笙先生派人去跟德國飛機師道歉，說明遲到的原因。德國飛機師說這有什麼關係，我們今天反正只有送杜先生到上海這一件事。

張學良的專機佈置華麗而舒適，大家坐在飛機上，就跟坐在客廳裏一樣，沿途提高聲浪，有說有笑，時間便飛快的渡過，由南京到上海，航行時間大約在一個鐘頭左右，波音式飛機是六點鐘起飛的，胡筆江偶然掀開窗子望望窗外，他自言自語的在說：「噢，天都黑了！」

一句話提醒了大家，不約而同的去看手錶，不約而同的驚喊起來！

「哎呀！都七點半了哇！」

德華洋行買辦胡筠莊還在坦然若無其事的解釋說：「臘月裏了，天黑得很快！」

楊志雄像晴天霹靂般觸及現實問題，他說：

「天都黑了，飛機怎樣降落？」

「對呀！」——機艙裏頓時出現一片沉寂，

人人面如土色，瞠目駭視，就跟波音機起飛的那

一瞬間一樣，心臟倏然的往下一墜。

全驚呆了！

機艙裏燈光一亮，時間也不知道過了好久，楊志雄側目傾聽，深長的嘆了一口氣，他宣佈說：「飛機在兜圈子！」

杜月笙先生的兩頰，起輕微的痙攣，他勉強鎮靜的開了口問我：

「墨林，去問問飛機師，可要緊啦？」

我當時答覆說：「爺叔，飛機師是外國人，我又不通洋文！」

通駕駛艙的門開了，德國機師的中國助手，面容嚴肅的在門口一站，他一臉苦笑的說：「諸位貴賓，我們現在有一點困難，因為時間過晚，上海機場又沒有夜航設備，我們的駕駛員正在降低高度，盤旋搜索，希望能夠及時找到降落的地點。」

胡筆江聲音顫抖的問道：「萬一找不到降落的地點怎麼辦？」

楊志雄趕緊把他這不合時宜的一問岔開，他懷着無窮的期盼再問：「可不可以飛回南京去？」

中國機員答道：「南京也沒有夜航設備。」

完了，這就等於死刑的宣判，京滬兩地俱無夜航設備，這架飛機便告無路可走。快八點了，天色全黑，無星無月，一飛機人的命運，唯有兜圈子兜到汽油罄盡，然後直摔下去，大家粉身碎骨。

機聲軋軋，響個不停，沒有人再開口說話，沒有人移動一下身子。

認定墜機身亡已難避免，大家面面相覷，不好意思哭，却是心酸酸的十分難過。這樣子死未

免太不值得，這樣子死實在太慘，於是有人禱告，有人喃喃唸佛！

大隊汽車開燈照明

也不知道是誰陡然一喊，喊出了重生佳訊，無上福音：「下面好像有汽車燈光在亮！」

「還有很亮的火光！」

一下子衝到機窗口挑帘外望，杜月笙先生眼睛尖，他看見距離不遠的地面，像煞有幾輛汽車，圍定一塊平地，十幾輛汽車一齊打開車燈，從四面八方向那塊平地照射。平地兩端，又燃起了兩處熊熊的火焰，火光映處，依稀可辨龍華機場尖長高聳的塔台。

據杜月笙先生事後告訴家人，當時，他彷彿認定全飛機上的人得救了，然而，這究竟是什麼一回事，他却並無所知，正自疑惑不定，那位中國機員，又走到機艙門口，這一次，他是滿面春風的在報告：

「諸位貴賓，現在好了，我們方才已與塔台連絡，幸虧迎接各位的汽車，圍住機場，將車燈全部打開，照亮了機場跑道，不過駕駛員爲了鄭重起見，又請機場上的人在跑道兩旁，多燃火光，稍微等一歇，亮度一够，我們便可以安全降落！」

轟然一聲，大家同時宣起了佛號：「阿彌陀佛！」「總算是得救啦！」

下了飛機，驚魂甫定，一看前來迎接的親戚朋友，司機保鏢，一個個滿面泥污，直累得額汗涔涔，喘息咻咻。原來，飛機在頭頂心盤旋，他們統統在地面急得團團打轉，眼看大事不好，飛

機要攔下來起火燃燒，偏偏呼救無門，沒法援手，後來，有人想起車子到了一二十部，何不一齊打開車燈，指明跑道目標，一二十部車便急急忙忙，向四面八方開，不管大路小路，爛泥稻田，團團的將跑道圍住。移時，機場上的人員大聲疾呼，請大家幫忙去尋稻草，堆到機場兩頭燃燒，越多越好，越快越妙，於是乎老爺太太，阿媛小開，十萬火急的跑到附近農家，向鄉下人買稻草，並且請他們火速往飛機場搬，情急起來，化多少錢都不在乎；多少人往返奔跑，手忙腳亂，方始搶回這一飛機乘客的性命來。

真給朱瞎子算準了

深夜，回到華格臬路杜公館，杜月笙先生神情亢奮，眉飛色舞，在向家人朋友細說遇險經過，電話鈴聲不歇的在響，南京張副總司令，宋部長……許多要人朋友得到了消息，還有上海的各界首長，大佬大亨，關懷備至的打電話來慰問，杜月笙先生分別接聽，一一致謝，少不得又要簡述一番險況種種。

一直忙到了午夜過後，杜月笙先生面對着黑壓壓一片的家人、親友、門人學生，靈機一動，作個結論，他感慨系之說道：

「我這一生真叫沒有白活，連鬼門關的滋味，都給我嘗過了。」

上海龍華機場經過這一次驚險事件，旋不久，便添增了夜航設備，杜月笙聽說了，回想在南京飯店算命，朱瞎子講的：「非但逢凶化吉，還可以造福社會，便利大眾」，他喃喃自語的道：「真給這個瞎子算準了哇！」